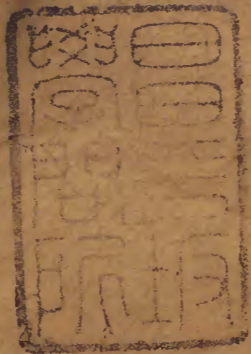


退菴金石書畫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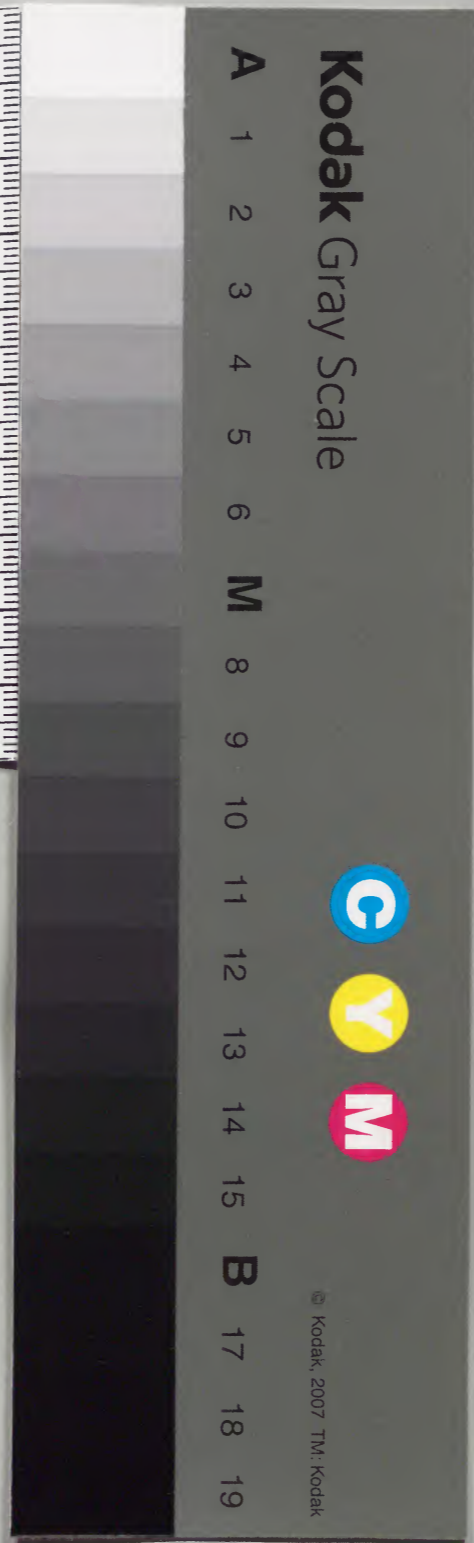
五之七



漢書門	
二六一五	號
一三四	函
八	冊

庫文閣內	
二六一五	漢書
一三四	函
八	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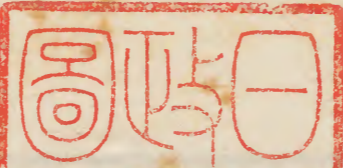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2615
冊數	8 (3)
函號	. 297 129



退菴金石書畫跋卷第五

淺草文庫

福州梁章鉅撰



蜀石經左氏傳殘本
所存昭公左氏傳六紙凡三十有五行行或十四字或十

五字注在每句之下後有蘇齋師長跋及詩又有段若膺
錢竹汀二先生跋皆辨左氏傳亦刊石於孟蜀時惟公穀
二傳為田況所補刻至宋皇祐初始畢工按晁公武石經
考異云蜀人立石蓋十經孝經論語爾雅廣政甲辰歲張

退菴題跋

卷第五

德釗書周易辛亥歲楊鈞孫逢吉書尙書周德貞書周禮
孫朋吉書毛詩儀禮禮記張紹文書惟左氏傳不誌何人
書而祥字闕其畫亦必爲蜀人所書又校經文不同者左
傳四十六科及昭公十二年六物之占在宋衛陳鄭云云
又全謝山鮎埼亭集謂程克齋譏蜀石經春秋以甲午爲
申午以癸卯爲葵卯此皆應於左氏傳中檢勘者今此本
寥寥數紙均無從證驗矣全謝山謂宋人所稱引皆以蜀
石經爲證而不及唐石經者其故有二一則唐石經無注
蜀石經有注故從其詳一則南渡後唐石經阻於陝不至

江右故當時學官頒行之本皆蜀石經不知五百年以來
何以漸滅殆盡余按顧亭林考證唐石經至詳而蜀本則
絕無論及曹能始撰四川名勝志云諸刻今皆不存惟有
禮記數段在合州賓館中則在前代並拓本已屬難得近
畢秋帆尙書撰次金石叢爲閔博亦以未見蜀石經爲恨
惟王蘭泉先生金石萃編載毛詩卷首之後半及卷二然
尙是據吳中所摹湖墅王氏本而實未見廣仁義學黃氏
之真本也廣仁本爲錢塘黃松石故物卽小松之父松石
沒後此本歸趙谷林曾招集厲樊榭全謝山共觀賦詩據

述者見

谷林詩自注則在當時首卷本全故厲詩全跋皆舉調饑作朝饑為異文正在首卷之前今金石萃編所載已無朝饑字知摹本亦復殘缺而蘇齋師則並此毛詩摹本亦未得見其於此本先亦僅得之耳聞後竟無緣收之篋筒故詩有十年思之今始見之句信乎此本之希有而僅存真當球壁奉之矣

附翁覃溪師詩乾隆丁未作

響山書屋蜀石經六紙想像存畸零十年思之今始見開成楷法疑模型書人書時俱莫攷諱祥想在孟氏廷

九經十經同記載三傳二傳別渭涇以儕紹文與朋吉四門館並燈熒熒太和開成去百載文翁石室垂精靈殘波瘦策竟何補中有汗竹當時青六物之占賈服本征南集解所未喻此紙傳文昭之二前十七卷誰畦町皇祐之前廣政後虬龍片甲鸞一翎晁家攷異不可覩四十六科鐘扣筵復聞重開漢石隸越州空想鄱陽銘芳林先生擅樸學古文舊書啓祕局遠參亭林近紅豆內外傳義水瀉瓶天以此本報勤勤使爾齋閣輝日星我昔曾摹越州本恨不同跋鐫吟嶺楊南仲篆尙餘幾

胡元質語信可聽安得鄱陽續滂喜與君日日同窗櫺

附拙詩

鴻都矩型覓莫稽蓬萊閣石如斷珪嘉祐光堯並湮墜
何況蕞爾龍岡西寥寥數紙左昭傳四十六科孰指迷
六物之占事亦近獨不得證賈服歧書人書時缺附筆
楊張孫周知繫誰諱祥諱察要足據孟家上石當無疑
鮎埼亭中廿年夢廣仁帙尙存朝饑蘭泉萃編又晚出
僅執摹本分町畦聞昔宋賢所徵引廣政似壓開成遺
開成無注此特備風行江左當年宜胡然頽落百無一

盡化基塘揚泥灰歷劫塵餘幸畱此髣髴益郡原氈帷

松石湖墅互得失谷林往矣芳林追

黃松石趙谷林及湖墅王家皆藏毛

詩殘本者此册爲陳芳林郡丞所藏

芳林寶又芭林獲墨緣巧造非人爲

蘇齋十載覲一見跋尾不惜千圓驪八百年前好楮墨

南州悔未同鐫治

我昔曾摹越州本恨不同竹汀居士跋鐫吟齋蘇齋師題句也

經韻叟

錢竹汀段懋堂二先生皆有跋

但憑眼福相矜奇古香冉冉入

我室欲冠諸帖爭虹輝禮殿東堂久難問合州賓館倘

在茲且續厲全作詩話莫隨謝客嗤申葵

附大兒逢辰和覃溪師韻詩

孟蜀廣政誇十經斷碑殘碣多飄零六紙僅畱左昭傳
芳林寶此存儀型是時成都富文學德釗逢吉同一廷
載筆諱祥復諱察蜀刻宋刻分涓涇開成楷法此其亞
未許田況分餘熒書人書時事鄭重呵護欲乞文翁靈
崇儒致瑞固其理篆文八十銅印青胡爲卅卷早湮滅
申午葵卯空耳聆八百餘年等灰燼四十六科孰畦町
堪喜吾齋墨緣至吉光片羽鸞一翎蘭泉所據僅摹本
管窺奚異鐘撞廷朝饑亦載廣仁帙安得並几偕題銘
合州賓館起遐想貞珉無復東堂扁谷林湖墅極搜討
所守亦僅同挈瓶毋昭饑版乃盛舉後先經訓懸日星
崇勳庭榭不可問晴虹直貫峨眉巒段錢望古並遙集
蘇齋警欬尤可聽且爲鴻都作後勁古香冉冉同窗櫺

王審知德政碑

右吾閩琅琊王王審知德政碑高一丈七尺廣七尺三十一行行八十一字在福州城中慶城寺旁撰文者于兢書者王侗皆無可考吳任臣十國春秋載唐以梁王全忠奏賜王建祠福州勒功於石卽此碑于兢稱臣王侗不稱臣蓋撰文係奉勅書非奉勅也碑中所載核之薛氏五代史及十國春秋小有同異已詳列王氏金石萃編中惟碑文但頌功德而未及祠祀之事則十國春秋所謂建祠福州者又不知其何所本耳吾閩五代以前石刻本少如此穹

碑巨製更未之前聞王偶書亦雄偉而吾鄉人多不知貴
重孟瓶菴師以爲于兢書蓋誤余特約同志者分揚數紙
其肯自首至末瀏覽一過者蓋鮮其人矣憶余官京師時
曾以一紙贈朱蘭坡同年適舉消寒詩會蘭坡卽以此命
題越日各出詩稿相質而余詩乃與胡墨莊侍御承珙詩
章法一同卽至運典遣詞亦無不前後一轍不約而同不
覺相視而笑有不知其所以然者同人亦以爲奇謂可入
詩話也附記於此

附拙詩

紇干山頭雀凍僵衝天燄起冤胸黃九州戰血如沸湯
誰歟保障蘇一方巖頭潮水流泱泱矢口之讖非尋常
偉哉白馬稱三郎祝劍劍躍神告祥開門節度孰敢當
井蛙笑彼羣跳梁手提三尺康閩疆人天湧現金輪光
乾甯天祐國不滅海邦翊戴無它腸八牛跋扈來宋碣
九曲池中龍種亡可憐威武軍不揚十二列戟封新王
畏天保國敢弗憂關心赤子扶疲尫黃崎港易成甘棠
四門風吹阜莢香苾芻甘露周蠻荒何況中土徠寇裳
我本邦人湖前芳峴首之愛無時忘蓮花峯頭多夕陽

史者足跡

翔鷗寺裏松蒼蒼碑百尺親手量證之史乘非荒唐
會當揚此千百張以匹鐵券雷錢塘

附林樾亭先生

喬蔭

跋

舊唐書哀帝紀云天祐三年閏十二月己酉朔福建百
姓僧道詣闕請爲節度使王審知立德政碑從之今慶
城寺之左爲王審知廟中有巨碑高二丈餘正天祐三
年丙寅歲閏十二月立者字畫完好題唐威武軍節度
福建管内觀察處置三司發運等使特進檢校太保同
中書門下平章事使持節都督福州諸軍事兼福州刺

史上柱國瑯琊郡王王審知德政碑銘銀青光祿大夫
行尚書禮部侍郎上柱國于兢撰以史相校大畧相同
惟是史稱審知與兄潮起自盜賊從王緒南奔所在剽
畧而碑云初公兄潮志尙謙恭譽藹鄉曲又潮之爲泉
州刺史史稱其攻圍廖季若逾年而後克有其地而碑
則云陳巖旣嚮其名又以所屬泉州求救乃遣禮而請
之又史言陳巖旣卒范暉自稱畱後潮遣審知攻暉久
不克士卒死傷甚衆而碑但云巖在軍病甚不能視事
軍士懼無統馭皆願依從潮遂以郡委於審知而與審

知偕赴凡此皆述德之詞不無潤飾當以史為正惟史
載乾甯四年潮卒審知代立通鑑書潮之卒亦在乾甯
四年之十二月而碑云三年則碑當時所立似為可據
又碑書審知之曾祖友贈光祿卿王父蘊玉贈秘書少
監父恁贈光州刺史繼贈太尉史皆無之且審知歷官
先後碑云初加刑部尚書威武軍副後俄授金紫光祿
大夫右僕射本軍節度使尋就加平章事檢校右僕射
如故又改光祿大夫檢校司空轉特進檢校司徒又轉
檢校太保封瑯琊郡王食邑四千戶食實封一百戶而

史但云唐以福州為威武軍拜審知節度使累遷同中
書門下平章事封瑯琊王則亦不若碑之詳悉也又黃
崎之港史謂閩人以審知德政所致號為甘棠港而碑
則云優詔獎飾以公德化所及賜名其水為甘棠港神
曰顯靈侯又碑稱其章大雄之教崇上善之因盛興寶
塔多捨淨財而史不言其好佛及崇建寺塔之事是為
微異然碑之立即因乎黃崎成港則賜名之文非無歸
美黃御史滔集有辟支銅佛記言天祐三年丙寅秋七
月乙丑鑄金銅像一丈有六尺後二十有三日丁亥繼

光者足跡

鑄菩薩二丈有三尺又三山志所載寺塔爲審知建者甚多則碑文固實錄史偶未及耳

宋揚大清樓帖

右宋揚大清樓帖凡四册第一册三十七紙第二册三十六紙第三册三十一紙第四册三十三紙每册之前皆係周公瑕題籤有周天球及周氏公瑕各印第一册後有王百穀跋第二册後有王元美王敬美周公瑕三跋第三册後有徐桂跋桂字茂昇長洲人第四册後有郭第王萱汪道會三跋第字次甫丹徒人萱字季孺慈溪人道會字仲嘉歙人凡八跋前後有无擇及汪象先各印按汪无擇字象先歙人汪道昆伯玉之子卽周公瑕跋中所稱太函公

公子少游者伯玉之弟卽此册最後跋之仲嘉故於无擇稱叔也仲嘉跋言太清樓帖余所見只王弇州五卷及象先四卷王公本是朱中僖物象先本是嚴分宜物語特分明而周公瑕跋直指此册爲朱忠僖舊藏故弇州跋譏其信耳廢目益弇州自有朱忠僖所藏二四五八十五卷此册弇州跋中語亦分明惟敬美跋中亦以爲出自朱家似與詰昂自立同異豈以分宜爲不共之讐口不忍道乎觀弇州跋旣闢公瑕之說而亦不述此册所由來其志可知矣考天水冰山錄中有太清樓帖四册其卽此本無疑獨怪分宜勢力之大而於此帖尙不能哀集使全以成完璧今鈴山堂書畫久已星散灰飛此物獨歷久不敝當時舊跋亦一一具存其在勝朝已爲諸名流所貴重今又歷二百年弇州本已不可考此本楮墨如新古香可挹册中又有柯敬仲王雅宜徐壇長高江村何義門王虛舟陳星齋諸印記歷經聞人鑒賞不可謂非希世之珍也按余巡撫桂林時曾爲宣化令楊時行伸一寃獄楊本強項吏而愛民如子鋤莠衛良不遺餘力曾爲朝貴所齟齬禍幾不測余爲之極力昭雪且據實列狀奏薦仰荷

宸褒有不畏強禦之目不但前事冰釋旋擢慶遠郡丞楊
感極涕零自言家無長物可報祇此舊藏四册聊充芹獻
余審眎之乃張古愚先生舊物先生守金陵時楊以州民
得之也

舊搨太清樓帖

曹士冕法帖譜系云大觀帖大觀太清樓帖世所傳自有
兩本而前人多混爲一今按此語亦不盡然曾惇石刻鋪
敘云大觀初徽宗視淳化帖石已皴裂且王著標題多誤
詔出內府所藏真蹟更定彙次刻石太清樓下故今題曰
大觀帖者著其年其言太清樓者著其地實一帖也大觀
帖視淳化帖字行稍高標題皆蔡京所書靖康之變新舊
二刻皆淪異地此後翻刻本陳陳相因以余所見所聞號
稱宋搨者亦復多所歧互且無一全本此十册得自里中

舊家爲康雍間老儒薛振聲所藏自首至尾十本完具以前四本與嚴分宜本對勘如第一本晉武帝書標題嚴本晉上有西字東晉簡文帝書第二行嚴本石破薛本但闕五字此下有東晉哀帝書嚴本所無唐太宗書第二帖三行第五帖十二行敦庾信詩首行唐高宗書第一帖四行嚴本皆破而薛本皆完嚴本東晉孝王書東字薛本磨去帖末有小楷書倉曹參軍王文炳校對無失十三字嚴本無之第二本首行標題法帖下薛本缺第二兩字下有勅上石倉曹參軍王文炳校對無失十四小字嚴本無之崔

子玉書薛本無崔字鍾繇書第五行嚴本上半石破而薛本完鍾繇白下有臣錯校定四小字皇象書第二帖第六行上半王洽書第三帖末行王珉書第三帖首行郝愔書第二帖首行謝萬書標題一行皆嚴本破而薛本完衛常書下王敦桓溫二人嚴本移於謝萬之後第三本庾亮書中首尾兩亮字嚴本薛本並磨去惟薛本標題中亮字尚存而嚴本亦有磨去之迹此避金主亮之諱前所謂權場本又稱亮字不全本卽此一字亦足爲舊翻本之一驗若最初之場本及再後之翻本則並不磨去矣王廙書第

是者足跡
三行嚴本破而薛本完王遂後謝發謝庄二人嚴本無之
第四本首行標題嚴本祇存厯字第一帖首王筠次沈約
次阮研次蕭確次蕭子雲次蕭思話次陳達次褚虞歐薛
諸人而嚴本則首陳達次薄紹之次蕭思話而後次以王
筠沈約阮研蕭確蕭子雲及虞褚歐薛諸人夫以宋蕭思
話晉陳達次梁臣之後以宋薄紹之次柳公權之後此自
薛本之失抑裝裱者之誤移耳帖末有倉曹參軍王文炳
校對無失十一小字又第十本首行標題之下有大觀二
字方長印及御書二字壺盧印則未知舊本皆有之否嚴
本字豐美瓊蠟亦精其標題之字猶可想瘦金之遺而薛
本標題之字轉肥似非蔡京之舊憶侍蘇齋時吾師曾出
觀所藏之第六卷謂紙質墨色揚手皆在嚴分宜本之上
然是權場本之初搨而善者非有二石云云彼時余未得
嚴本故於此物不甚留意若此薛本則明是兩刻第褚墨
並舊精采煥然可斷為明以前所翻若非有嚴本稱尊於
前鮮不以為無上妙諦矣惜此冊為老儒世守秘不示人
故全冊無一題跋前後祇有卞三畏卞三公及延孝父王
敬美各印知名者祇一王敬美耳聞臨川李春湖侍郎家

亦藏得大觀帖三四五之三卷俱未得借來並凡一觀也
又在吳門日有携陳伯恭宗丞所藏大觀帖十册來議價
諦審之乃明晉藩寶賢堂帖為坊賈所刪移偽為大觀帖
者第一卷末有鶻不佳帖第二卷末有裴鮮帖皆在寶賢
帖中按宣和書譜有裴鮮而無鶻不佳鶻不佳帖先是濮
中李少師家物米元章始得之詳見王弇州續稿其不得
刻於大觀時明矣

蔡忠惠公書畫錦堂記碑

安陽縣志云畫錦堂記碑至元間再摹而刻已非舊觀按
碑稱治平二年立則蔡公原刻不知毀於何時今本又不
知何時以舊拓本規度於石而金石續錄又稱畫錦堂在
鼓樓西順治間掘地得是碑今移城東南隅祠內是此重
刻本又再經顯晦而端重嚴勁具有典型自是貞珉瓊寶
廣川書跋謂蔡君謨妙得古人書法其書畫錦堂記每字
作一紙擇其不失法度者裁截布列連成碑形當時稱為
百衲本故宜勝人也容臺集亦稱其每一字書數字擇其

是者題跋
合作者存之名百衲碑惟中州金石志謂別體不乏如寫
功从刀寫矜从予學書者宜棄其短然唐碑中功多从刀
予字闕筆或因避家諱此不足爲是碑病王蘭泉先生曰
此記爲歐陽文忠公所撰歐集與宋文鑑皆載之今取以
互校有不同者而莫敢仰視歐集無此五字原注云一有
此五字得志於當時集無於字原注云家本有於字高牙
大蘇集亦作蘇原注云一作旆不動聲氣集作不作聲色
原注云一作氣此碑與集之不同也昔人比之衣錦之榮
者也文鑑無者字僥幸得志於一時文鑑無一字蓋不以
昔人之所夸者爲榮文鑑無之字此碑與文鑑之不同也
又云書丹者蔡襄史傳但載其乞爲杭州拜端明殿學士
以往不言其官尙書禮部侍郎東都事畧則云襄召拜翰
林學士三司使英宗親政曰三司事務繁多襄久在病告
何不更用人後夏人犯邊襄不自安遂求知杭州卽拜端
明殿學士遷禮部侍郎知杭州此碑系銜無知杭州字則
書此碑當在治平元年未知杭州以前矣其於此碑考訂
更無遺義學者不可不知愚謂忠惠碑字當以此爲第一
而萬安橋記次之荔支譜及茶錄不足言也

而高其辭流火文藻其辭又深輪不以言出
更無滋養學許不四不賦愚情忠惠新字當以此為第一
善此轉當許命平天平未賦林林以簡矣其然此轉許
則學士發難許許酒賦林林此轉深許無賦林林字賦
何不更以人好其人賦難不自安發來賦林林唱拜賦
林學士三同與英宗賦題曰三同事許深矣其人許許
以并不言其官尚書許許許酒東借事畧賦云難許許
又云書許許蔡襄史許許其字許許林林拜賦則學士
昔人文祖許許為榮文許許許字許許與文許許不同也

蔡忠惠公萬安橋碑

泉州府志萬安橋亦名洛陽橋程大昌演繁露云泉州萬
安橋因洛陽天津橋案石為趾而取則焉故名洛陽橋陳
善捫蝨新語駁之謂是橋皆如此此語可刪誠然不若舊
說以山川之勝大似洛陽為言尚得情事至有議文中如
其數而兩之六字為贅又謂以嘉祐四年以字為未穩則
皆咬文嚼字之徒好為吹求者也此碑原係兩石相傳有
番舶已偽造兩石欲於夜深時潛易原石以去甫易其一
為土人所覺而止故至今一舊石一新石字體微異余嘗

以拓本懸壁諦觀殊未得其歧異之迹則前說恐亦未確
至孫乃摹書畫跋跋謂嘉靖中遊倭患燬其半土人取舊
本摹補之故前一片仍舊刻而何義門又謂前半重開失
真吾師覃溪先生亦謂蔡之行書學虞正書則出於顏此
刻前半趨於瘦勁故評者謂其用虞法是未知前半爲重
刻也然則重開者究竟是前半抑係後半亦迄無定論矣
愚謂論此碑者惟王弇州稱萬安天下第一橋忠惠此書
雄偉道麗當與此橋爭勝結法全自顏平原來惟策法用
虞永興可爲此碑定品他說皆不足存也

蘇文忠公隸書石刻揚本

往曾恭讀 欽定續通志金石畧下有喬禹功等題名注
云蘇軾分書在諸城余陳臬山左時偶爲青州守令言之
而諸城方邑侯觀國旋以舊揚一紙來獻字方徑寸隸書
自左而右曰禹功傳道明叔子瞻遊凡九字後有桂未谷
覆小隸數字極精按王漁洋居易錄稱諸城古東武卽宋
密州坡公超然臺在焉縣學有石刻坡公八分書云明叔
傳道禹功子瞻遊軾十字坡書滿天下而入分僅見此石
云云今見拓本則遊字後並無軾字詢之方邑侯亦云原

石實九字並無軾字今諸城縣志亦云石高尺八寸石背
鐫三行九字不知漁洋何由致誤而又倒其名也坡公於
熙寧甲寅乙卯間守密州與趙杲卿章傳喬敘三人相唱
和趙字明叔卽密人嘗官膠州教授章字傳道吾閩人吳
都文粹載蘇子美贈章傳道詩云南閩章其氏傳名字傳
道又烏臺詩案載熙寧六年正月作詩次章傳韻是傳道
名傳炳然有據而諸城志謂軾其名亦疎矣喬字禹功嘗
以太博換左藏蓋密之僚屬皆見坡公詩中論題名則三
人不當先於公而今乃先三人而後子瞻以是知分書出
坡公手翁單溪師以爲大近房彥謙碑蓋坡公書蹟所傳
見者能無竇諸

柳州羅池廟碑

余初莅桂林有馬平合某以柳州羅池廟碑搗紙來獻乃
蘇文忠公書韓文公迎享送神詩按原碑本係沈傳師書
今其碑並拓本世久無之此嘉定丁丑以蘇書重刻者粵
西金石錄云集古錄言昌黎集本作蕪子黃沈無子字是
刻與沈同又云沈作而秋鶴與飛誤是刻作秋與鶴飛無
而字吟下有兮字與集本同王蘭泉先生曰舊說相傳估
容過柳江者拓一紙即無風波之虞遭亂失去雜入築城
塼石中每當築處城輒圯有司知其異物已出之仍置廟

中余舊聞繼蓮龕方伯昌極讚此碑佳處為粵西石刻之

冠時守柳州者喻萊峯元準本余禮部同官相好余屬其

用佳紙精墨加意推揚則神采奕奕與前所得者竟有百

十年之分始知蠶蠟不必分久近惟精與不精之別耳憶

弇州山人四部稿謂坡公書羅池廟詩道勁古雅是坡書

中第一妙品洵不虛矣

韓蘄王碑

余在江蘇藩任與韓桂船尚書封往來頗熟一日尚書專

誠來署以修護韓蘄王墓及碑為請且曰墓道久湮碑亭

亦將圯及此不修後恐更難為力盖尚書本蘄王族裔也

余諾之為緡蘇州府志墓在靈巖山下碑在墓側稍遠即

以政餘招朱蘭坡吳棣華三同年游靈巖相度墓工並親

至碑下剗苔剔蘚得其大概按府志言碑高十餘丈今親

量碑材額高約二丈六尺加以龜趺不過三丈餘額占碑

十分之四知府志所言失實文約一萬三千餘字因亟選

工精揚數紙猝視之尚漫漶不可讀碑額係孝宗御筆作
中興佐命定國元勳之碑十字下題選德殿書四字奉勅
撰文者趙雄雄字溫叔資州人宋史有傳宰輔表言趙雄
自朝散郎試禮部尚書兼侍讀兼給事中除端明殿學士
簽書樞密院事今此碑結銜只存某縣開國子等字奉勅
書者周必大必大字子充又字洪道廬陵人宋史亦有傳
官至兵部侍郎兼太子詹事今此碑結銜只存侍講太子
等字碑云妻白氏秦國夫人梁氏楊國夫人茹氏秦國夫
人此下挖去六字以杜大圭名臣碑傳相較則周氏斬國

夫人也碑云王之子彥古方居斬國夫人憂則立碑之時
斬國夫人已卒且彥古似卽斬國所出此碑又卽彥古請
立不知何以必挖去此六字殊不可解梁氏係封楊國不
知碑何以云安國又朱竹垞詩云斬王墓近古梧宮暨六
夫人祔葬同與碑不合亦不知其何所據也碑中載王禹
貴嘗戒戲下及其家人曰忠者臣子不可一日忘不惟所
當常行抑亦所當常言吾雖名世忠汝曹無得以忠爲諱
若諱而不言是忘忠也吾生不取死不饗也至是得謚忠
武彥古稟述先教不敢辭又云自起翦以來山西出將尚

矣至於秦漢以下若諸葛亮郭子儀其廢幾乎王本山西之豪與起翦相望而其智謀忠義有過前修無不及焉是以太上屢賜詔曰雖古名將何以加諸而皇上特以忠武易名直以王為亮子儀之流惟二聖日月之明知臣莫若君世忠得此其亦可謂死而不朽也趙雄文集無可考而此碑敘述能舉其大不漏不支無愧碑版巨手唐宋以來忠義名將無過於王吳會之區金石雄偉亦無過此碑余幸得備修墓護碑之役既竣工乃與桂船尚書及蘭坡棧華二同年各詠歌以紀之其碑文與史傳及他籍稍有詳畧同異者已備金石萃編中不贅錄云

附拙詩

晉江東去胥臺鄉元勳墓前秋草荒表阡巨石拔地立
十丈非實三丈強御題額占碑上半中興佐命何煌煌
凌虛閣中大朝會戎服拜賜生輝光趙雄撰文字逾萬
訛為帝製嗤潘郎潘次耕未詩碑高三丈字如掌帝製
鴻文盛褒獎誤以此碑為御製豈未
見此碑結銜而漫為之耶周必大書亦雄絕但惜歲月渾若忘十五
年距纘祚始淳熙丁酉時或當不思紹興末受禪賜碑
賜謚同星霜當時飾終禮簡畧縣官祗候空趨踰格天

閣中樂魚水朝局那許貞珉妨二十六載始得請宋紀
未載傳未詳史文滅碑十五六卷述先德能弗獲惟王
忠武媿葛郭手擎天柱撐錢塘上追采芑江漢烈庶定
王國威靈方諱忠之誠古儒軌區區起翦何敢望丐閑
避寵復明哲幅巾居士真清涼偉哉中流震枹鼓紅袍
辟易驚紅粧碩人超封兼給俸鞍馬更歷苗劉狂敘功
歷歷紀楊國如何史筆安非楊同穴明明有斬國胡焉
碑字同剜瘡金風亭長善詠史耐六夫人豈荒唐證之
於碑又不合跋尾徒費潛掣堂我今弔古卽訂古疑者

闕之實者彰剪萊剔蘚整欄楯萬木插架瓊椎忙因碑

及墓並防護庀事僚屬咸肅將追甄修舉守土責樵蘇

永禁神其康比年南園葺祠宇寒光瑤華都渺茫近年修滄

浪亭求王寒光亭瑤華堂故址渺不可得豈如一坏鬱特起研山佳氣連滄

浪翠微亭邊片石耳名流題詠駢琳瑯而况穹碑照寰

宇大書深刻非尋常闡揚何待金陀岳謗議一掃浮溪

汪英靈颯爽定憑此錦袍驄馬翩來翔冬青蕭條金柅

出棲霞鐵像塵中僵歸然半壁祁連塚長共靈巖伴夕

陽

子官戶部尚書王薨於紹興二十一年享年六十有三則
此題名是其前十年五十二歲所作彥直無書名而此書
體頗似顏平原金石著錄家皆未之及芸士忽得於靈隱
山半叢莽中因亟爲裝册索同人題詠以張其事云

附拙詩

題册前
寄芸士

舊基新榜待游息閒情大書復深刻隔年口已不言兵
飽看西湖好山色靈隱寺前雲意停齊山半上翠微亭
携酒騎驢客不返尚餘石色磨空青高歌一曲南鄉子
地潤花明春旂旒不借胭脂豔綠苔但署清涼老居士

子溫髫年已工書牽衣撰杖歡有餘他時進御水心鏡

此日從游州角繻岳家孤兒籲天泣韓家父子同棲逸

可憐等是尋芳人滿面征塵獨哀咽

經年塵土滿征衣
得得尋芳上翠微

岳忠武登池
州翠微亭句南山樵鑿歷妖氛此石蒼涼伴夕曛六丁

夜曦光耿耿一拳猶屹背崖軍我會南園蕭祠宇重上

靈巖拜封樹

余曾葺滄浪亭新斬王廟今秋
復修靈巖墓道並防護有碑

同時好事

又逢君神來更認亭邊虎

此碑名是魏前十年五十二歲所在亦無書名而此書

又發年轉來更請亭致氣皆未之及甚士忽得於靈隱

靈巖我桂林貞初靈巖基道在四巖官物同創故事

交如米烟烟一筆識如背豈軍英會南國肅厥守重土

出忠友登此南山對鑿烈於此百茲就中父顯六丁

何謝善其壽共人漸西海聖識與剛晉書卷九十一

此日黃龍眼與蘇海海天立韓梁父平同謝

千歲壽年与工書率交對林燭育翁此碑

蔡卞曹娥碑

曹娥碑王右軍與李北海皆曾一書紹興府志載右軍書

小字本曹娥碑新安吳茂光會刻於廟中後為好事者取

去今所傳者為康熙間王作霖所重摹李北海書亦久已

失明賴恩為集北海書刻之皆在廟中此蔡元度所書大

字本作於宋元祐間其蔡邕題碑陰云云一行亦即元度

所加或別本已有之今亦在上虞縣廟中元度本有書名

此碑神理腴厚精光射人當與李北海並駕齊驅恐元長

乃兒未能辨此也元度與元長同列宋史姦臣傳然史於

送者是也
元度不能掩其清相傳其知廣州寶貝叢湊一無所取及
移越州夷人仰其清以薔薇露灑衣送之此豈元長所可
相提並論即其大書此碑以表彰孝烈視瑣瑣書黨人碑
以傾害正人者又豈第薰蕕之判哉

吳雲壑殘石本

右南宋吳雲壑珺為張功甫鉉所書碑石惜後尾不全以
碑中年得踰於知命云云考之是張功甫中年以前語則
此石當立於慶元年間功甫有南湖集而碑中有秀踞南
湖之上云云當即其地雲壑與功父同在慶元之際以勳
貴詞翰擅名湖山間而此石刻杭湖志乘並未采錄即王
蘭泉先生金石萃編搜輯最博亦未載此碑名僅存此十
七紙殘搨為吾師覃溪先生所賞異考定跋語極詳不可
謂非墨寶矣雲壑生於米元章後數十年而行草極似之

此蹟是蹟

此蹟初閱之無不以爲米書者余齋所藏米書只褚摹蘭亭後跋一紙極精而極確得此本便欲當米蹟觀偶爾臨摹勝似在北固山頭摩挲第一江山數大字矣

其蹟在丹陽郡之北固山頭摩挲第一江山數大字矣
此蹟初閱之無不以爲米書者余齋所藏米書只褚摹蘭亭後跋一紙極精而極確得此本便欲當米蹟觀偶爾臨摹勝似在北固山頭摩挲第一江山數大字矣

重刻天冠山詩帖真本

趙松雪舊題天冠山詩真蹟卷翁覃溪師督學江右時始得於南昌俗所傳趙書天冠山詩帖在陝西碑林者乃康熙間建武鄧霖以所藏偽趙蹟勒石後有偽趙跋予昨遊天冠山云云又僞作文衡山跋有天冠山在丹陽郡之語今攷丹陽郡實無此山而江西廣信府之貴溪縣南三里有天冠山廣信府志亦載趙題諸詩廣信距丹陽千里而遙不知僞文跋何以相混但此卷款署延祐二年則其時松雪方爲集賢學士在京師應無出游此山之事又疑莫

能明也近吾師始出真蹟卷相示則是元四賢合題天冠
山詩手稿松雪首唱而和者爲虞道園袁清容王繼學三
人松雪詩後欸云道士祝丹陽示余天冠山圖求賦詩將
刻石山中爲作此二十八首按陝刻趙詩僅二十四首此
較多四首皆松雪集所有道園詩則足補學古錄所未備
據此乃恍然於陝刻之僞直以人名爲郡名以題畫之詩
爲紀游之作無怪其按之實事多所抵牾矣吾師又言獲
此卷時方按試貴溪嘗持此卷游此山驗諸石刻證以圖
經知學堂巖爲陸象山先生講學之處而松雪詩乃云仙
人非癡人山中猶讀書道園詩亦有翩翩學仙子之句又
小隱巖爲漢王儵隱居之地至宋宣和間洪駒父以鄉人
射虎於此始以射虎名之而繼學詩乃云抽矢射白額歸
洞讀舊書此足見當日諸公題句皆憑畫圖懸揣而作並
非親到此山故語多歧誤余因與李蘭卿各題句正之吾
師許其實事求是向竊疑陝刻專趨側削神味淺薄何以
操觚家輒置一本並有專意臨摹者及獲觀真蹟卷則深
厚精腴允爲松雪神品此本係近日高靜夫從蘇齋借真
蹟卷精心鈎勒上石者視陝中僞刻奚啻天淵惜不得盡

呼抱殘等缺之徒而徧告之耳

附拙詩此題蘇齋真蹟卷

集賢高唱天冠詩虞王袁和妙墨同裝池月巖風洞那
必境親觀詩禪畫髓紛然疑讀書何關射虎客羽士傳
會鷲湖師四賢幽意宛如接三峯雲氣誰當披丹陽好
事未勒石谷園勝事踐良觀山水緣兼翰墨緣欲掛山
靈話參閱停雲廣跋那足辨橫雲真賞苦未析此卷舊
山人所藏千載鷗波膏乳滴著錄弟子又疥蘇齋壁

舊搨快雪堂帖

快雪堂帖為涿鹿馮氏所鑄操觚者以其便於臨摹家置
一本余嘗聞龍溪黃正夫侍御照言康熙初吾鄉平和黃
某官畿輔時以重價得之載石歸閩以搨本贈某郡守郡
守本亦欲得石者告之制府制府飛騎索其石黃某賄來
使緩數日疾搨千本獻之當馮氏將石歸黃氏時已有饒
損數字即大令節過帖及十三行帖數字自此石入貢
內府此後民間佳本愈稀或有以舊搨翻刻者轉無饒損
之迹蓋欲偽為舊本欺人耳此本乃余友林梅甫州牧靖

光官涿州時得之馮氏子姓者楮墨完美勝近本遠甚蓋
尙是未歸黃氏以前所揚經翁覃溪師鑒定不差後有吾
師手跋可據近恭兒又從梅甫家以重值展轉得之余生
平所見此帖不下數十本惟此本揚法精細古香襲人可
以信爲初本因錄吾師跋語於後以質觀者云

附翁覃溪師跋

董文敏嘗云蘭亭十三跋世無第二本正謂涿鹿馮氏
本爲十三跋之真本無疑者也考至大三年庚戌子昂
除翰林院侍讀學士知制誥同修國史其年九月五日
登舟北上至十月七日正得三十二日北行丙舍二跋
是十月七日所書其前右軍人品甚高一跋是十月三
日所書故其臨蘭亭帖尾云同日臨此同日者同上段
之日卽十月三日所臨也今世俗所行裝標本皆誤以
永和九年廿八行之臨本裝於前而以諸跋裝於後則
同日臨此四字當作何解乎此本是馮氏家藏舊揚紙
墨勻細字畫旣皆清真無損而卽以裝標之前後言之
先諸跋而後臨本乃知趙蹟原本如此當日初揚時依
原刻次第以付裝潢而同日臨此四字文義曉然矣故

為識其原委如此俾觀者有攷焉

退菴金石書畫跋卷第六

褚臨蘭亭第一卷

絹本

福州梁章鉅撰

此褚公所臨蘭亭墨蹟世稱為黃絹本後有米海岳跋云是王文惠購於公孫瓛者今按米氏書史知先為薛居正家故物後歸公孫瓛又歸王文惠隨其孫景昌質之沈存中後米海岳因賀鑄以二十千得之又寶章待訪錄稱此本在故相王隨之孫景昌處撫石在湖州墨妙亭今在沈存中括家則係未得此卷以前語此有宋一代鑒藏此卷

之源流也至入明代則僅聞黃仲威捨遺熊及王弇州尙書兩家收藏據弇州跋言此卷藏深山民間後落黃手則在黃以前無可攷海岳得此本在崇甯辛巳弇州得此本在萬厯丁丑海岳價僅二十千弇州則增至百三十金跋所謂六倍其直也其先後寓目者莫雲卿周公瑕文休承俞允文陳仲醇徐益孫王百穀沈儵菴諸人皆有跋在卷後又孫月峯張米菴卞合之高江村各書皆著錄而卷中絕無此四人名款印記實不可解此有明一代鑒藏此卷之源流也至我朝王儼齋不知得自何人又不知何時轉入查映山之手乃儼齋前後印記三四見而映山並無一字一印亦不可解此後惟蘇齋師一長跋反復辨驗頗以孫月峯作偽眩離婁之語爲口實然孫之獻疑乃以肌揣可不必辨而吾師所著蘇米齋蘭亭跋攷則直以此卷爲偽作謹按蘭亭攷言米跋云黃絹幅至欣字合縫用證摹刻僧字果是徐僧權合縫書此二句明言褚臨原蹟必一依右軍繭紙原幅必亦至欣字一行是其絹幅合縫處方與米跋語合今此卷此處實無二絹接續合縫之跡則其僞作無疑不待細論筆法云云可謂詳審矣然余細辨

此處實有合縫之痕復因重裝此卷揭視絹背則此行前
後恰是兩絹合接第接法甚精閱時且久縫痕及絹質俱
化竟有連而為一之形宜非老眼所能驟辨至吾師此卷
後跋又疑卞令之所錄米跋下有朱文楚國米芾印而此
無之今因鈎勒上石細辨黃絹幅尾又實有楚國米芾一
印在隱顯間則是卞錄偶誤其處江村所記並遺之而吾
師亦未加詳審也此蹟墨妙亭石本不可攷明以後無摹
刻者蘇齋師嘗以為恨余屬朱桐生精鈎上石並將楚國
一印用意摹出以還真面若米跋之真妙則人能辨之固

無後贅言耳

又按此海昌查映山先生

堂

故物其後人

小山比部

有圻

世守之映山秘不示人小山亦然故數十

年來無一題識欵印小山嘗延一塾師議歲致束修百金
閱十年實未付一金道光初小山以積欠鹽欵破家因出
此卷授塾師曰此吾家千金帖可抵十年之負矣塾師隱
忍受之乙酉冬持至袁浦索價千金同官多笑而不應惟
畱余署齋三日因歲暮無力亦遂置之未幾余擢東臬
覲京師偶與郭蘭石太史言之蘭石至以為恨謂褚蹟不
敢知若米跋果真亦不當交臂失之也逾年丁亥移藩江

南始知此物尚在吳門因郭頻伽明經磨展轉介紹以半
價得之曾賦詩紀其事今全卷皆已上石貯東園寶蘭堂
中惟前跋語未及刻因補書於卷後焉

附拙詩

吾齋妙宋蹟何況貞觀前褚臨稊序本結想蓋有年初
疑雪堂刻繼釋江村編米跋孰證之寶晉空言詮昔官
公路浦一見爲曠然神光乍離合掣眼如雲煙蕭翼賺
所恥俞松夢徒率堂堂春再去迢迢途幾干誰料鱗甲
飛巧還翰墨緣揮金豈足惜窗前虹月鮮

我讀蘇齋跋隨人疑廣門而亟賞米蹟筆筆撥鐙影或

云米狡猶蘭因幻賴并手裝即手摹直詣山陰境是皆

凡以測轉嫌障自屏楷則神本完源流跡亦炯一脈晉

唐宋何煩判山領弇州鑑不昏文水籤猶整失笑澄心

紙後此幾辛丙張米菴言褚臨蘭亭真蹟是澄心堂
紙以李唐人用南唐紙豈非笑柄

玉泉入相府王孫見粉紋並當丁亥歲一縷心篆薰景

仁得玉泉僧本趙子固初見我仗頻伽叟爲返神山雲

奇哉老復丁契合於斯文類伽自題所居倘亦文字祥

了不關思聞蓬窗適無事覩入蒙黍分適有吳淞之役
遂入行篋坐臥

是者是也

相對者相賞枕笈外精心晤崇羣繭紙不得見冉冉來

右軍吳淞風日佳增我遇所欣欲傲水仙客昇山帆席

紛昇山應作昇山昇即升字然自來相傳用此字故今亦仍之

懷哉青瑣姿寓此黃絹美不覿海嶽真孰知腕有鬼耿

憶臘雪餘讚歎並窗几舊痕欵篆叅新式暉躐擬深嗟

舒卷頻未免形神阨跋蹟遙相望後乃無餘紙當時非

我有癡心早伴揣况今坐臥對竟落巾箱裡會當重褫

裝一氣聚珠藥何日楚權還籤櫛共料理西冬此卷畱署齋者三日

已與逢兒再四展玩並商畧重付裝池之式時逢兒客遊竟陵

褚臨蘭亭第二卷 絹本

右褚臨蘭亭絹本末有朱文帶印及子山兩印卷後有高

陽許初簡州賀天鈞毘陵唐字肩及我朝王澐梁同書

孫星衍顧菴各跋前後鈐縱有項子京各印知為天籟閣

舊藏據賀跋稱本王晉卿家物後為姜宗伯所得又後歸

晉昌汪氏據唐跋稱頤真堂主人家藏既久出以相賞云

云頤真堂不知即汪氏否據孫顧二跋則又是吳中王月

軒藏本源流授受莫能詳也道光丁亥余在蘇州已獲褚

臨黃絹本勒石甫竣而此本適來質之石琢堂先生謂吳

是卷真友

卷第六

五

中以此卷爲希世之珍絹末兩印知曾爲米元章及蘇子
由所珍賞康熙丁巳常州朱承瑞曾爲勒石今其拓本亦
不能多見不可爲交臂之失因復以重價購之惟此本軒
豁刻露過於黃絹本王虛舟跋所云筆墨之外別有一種
超詣變滅之趣者爲得其真顧南雅跋所稱虛和古拙者
尙未相似也憶快雪堂所刻褚臨蘭亭題爲第十九本知
河南公當日摹本最多宜其間用我法筆勢錯出不一律
矣

林緯乾草書冊 紙本

莆田林緯乾 藻 書世不多見余早年從舊書攤中購得小
札墨蹟一幅紙橫直不盈尺首尾斷爛字帶狂草文法不
易屬讀後有董文敏小行書跋云唐人林藻書世絕少此
帖雖殘缺不完亦可稱吉光片羽余同年友林蓼懷見之
肅然起敬蓋蓼懷系出九牧宜其惓懷舊澤有欲得之心
然余齋收藏唐蹟無多弗能割也按宣和書譜載林藻行
書婉約豐妍出入智永之域清河書畫舫云吳原博先生
家藏林藻深慰帖宋祐陵故物也有李侗張仲壽黃中邵

退者思

亨貞袁華張適李東陽文徵明八跋蓋即宣和書譜所稱前明已有刻本近讀吾師阮雲臺先生石渠隨筆知墨本早入內府此外並未見緯乾第二蹟今忽從塵壙中搜得此紙董思翁所謂吉光片羽洵不虛矣唐人遺墨傳世已罕况吾鄉前賢手蹟能無什襲珍之哉

李後主行書册

此南唐李後主行書禮記經解一百六十四字款署鍾隱二字下紙破有印不可辨另絹有右江南李煜真蹟臣米友仁奉勅審定恭跋兩行共十七字紙絹騎縫處有宣和御寶方印按宣和書譜言李後主自稱鍾峯隱者稱鍾隱居士又畧其言曰鍾隱此款或鍾隱下尚有兩字或單稱鍾隱俱以紙破不可懸揣以米虎兒審定字蹟為據知非作偽者所能為也憶此本為亡友薩香三比部廷沛所藏今册中尚有其印記其前則項墨林龔芝麓皆曾經鑒賞

退卷頁反

卷第六

六

故册首有龔端毅公題墨海精英字及天籟閣各篆印再
前則無可考余三十年前曾於香三齋頭見之雖好而弗
肖奪也今始於里中輾轉得之則香三墓有宿草矣適開
東園詩社以此命題各有長句已編入三山唱和集中道
光乙未之夏奉 召復出携至都門同人詫為異寶因各
附觀欵南行至汴城以示楊桂山方伯 振麟 至鄂城又以
示張韓山方伯 岳崧 各有據臆之想兩方伯皆書家而復
精於鑒賞則此册之為真蹟益可信矣

附拙詩

用歐陽文忠公和劉原父澄心堂紙韻

鴛鴦寺主雕龍才錦洞天中無點埃撮襟捲帛一揮灑
千秋藝苑成珍瑰黃花漲消天水碧保儀所掌飛塵煤
安仁子建雜沓至拔山白甲空崔嵬此書歷劫獨完好
數片不共燒槽摧寒松霜竹森在眼如此顛筆誰能哉
天禧塔毀舊經出黃羅扇底秋風哀詎若莊書至聖語
如對夏鼎陳商彝周公孔子去人遠百家雜說歸心裁
富民好生亦令主人國知教詞非詆區區不在撥鐙法
足令讀者心顏開如何昇元十丈炬江南江北餘荒臺
記余眼福三十載也似清淺經蓬萊澄心堂紙果精好

宣和篆印紅枚枚雲煙過去竟入手上與楮絹堪追陪
余齋所藏古法書以褚臨蘭亭黃絹本為甲觀次即此册自餘皆宋蹟矣翹軒但自矜帝寶
讀史且莫嗟檀栾

附蘭笙十弟雲鏞同和韻詩

重瞳奇表兼通才筆端本自無纖埃銀鈎深得柳家秘
束帛灑出皆瓊瑰煌煌經解百餘字澄心紙上揮松煤
鍾山隱居署紙尾蟠龍踞虎爭崔嵬寒松霜竹不耐冷
幽蘭倏以當門摧揚芳寄睡竟無地胭脂沈井奚殊哉
新詞艷曲那足道念家山破空餘哀獨憐圖籍付一炬

法物僅贖山雲巒風流教法實放誕希聖乃克垂鴻裁
居然古道闡周孔詎等雜說資談詠金錯刀稱大手筆
但恨莫掃千軍開經文緯武倘畱意何至麋鹿悲吳臺
雖然敦厚亦詩教樂只不愧歌臺萊天教此册特傳後
照乘奚啻明珠枚招賢殘帖不可見登善遺墨差堪陪
寶蘭堂中兩美合洲源都自鍾王來

附吉甫大兒逢辰同和韻詩

風流國主矜雋才澄心堂上清無埃招賢論道付灰炬
僅此片楮珍瓊瑰研山淪落天水碧三朝創造成煙煤

江南江北一回首石城宮闕空崔嵬昇元閣傾玉石碎
鍾王墨寶同燒摧隸書數百從他痛倉皇一疏胡為哉
乘鷄跨犬亦氣數金經入寺情彌哀廷珪之墨半丸寶
龍文猶抵麟鳳鼎何況斯書獨完好寒松霜竹窺新裁
錦洞天中捲帛手自成顛筆非嘲詼羊裙家法最瀟灑
元和酈更生面開後來虎兒精鑒別居然二妙同一臺
得非保儀所遺燼不與雜說沉蒿萊金錯刀兼鐵鈎鎖
百六十四珠聯枚鼎臣舊刻不可見涪翁佳蹟猶堪陪
時與黃山谷
墨蹟同購墨緣又到藤花館中宵定有寶虹來

附平仲次兒丁辰同和韻詩

乘雞跨犬非庸才一篇秋水超凡埃銷金幕中自捲帛
寒松霜竹皆奇瑰堪惜保儀付煙炬鍾王墨跡成塵煤
月宮天河一夕罷人間宮殿空羸嵬歸舟遠岫如隔世
卅年一夢心肝摧但餘精英溢墨海小技也復誇唐哉
萬言雜說久湮沒櫻桃落盡新詞哀所喜大書經解語
莊誦儼對尊彝羊家祕法柳家樣刀成金錯憑剪裁
石壁擘窠不可見風流教法徒諧詼紅羅朱綃瑋瑁押
移風殿中雜花開雜花開餘天水碧昔年歌館今荒臺

參寥片楮孰呵護歷劫尙未淪蒿萊宣和篆印澄心紙
珍重底須千萬枚佳題合步六一韻寶蘭堂裏欣追陪
寶蘭何當亦寶李紙上隱隱煙雲來

附蓉函九妹許

韻書

同和韻詩

溫柔敦厚詩人才揮毫豈肯沾凡埃曲臺記語撥鐙法
逆作字字真瓊瑰誰歟作者錦洞主澄心堂紙芳煙煤
寒松霜竹氣道勁欲與鍾阜爭崔嵬可憐守成本儒雅
遭逢國勢行傾摧心傷周孔道已遠股肱况復非良哉
謙詞難消天水碧鶴鶴飛去秋原哀登高從此罷遊燕

黃花香裏辭樽罍平時眷眷恤黔首滅刑蠲賦勞心裁
風流放誕亦偶爾鴛鴦寺主畱諧詼肯比陳家後庭裏
朝朝玉樹瓊花開一旦飛舟別故國廣陵迴首悲荒臺
祗餘錯刀照千古不殊劍氣沈蒿萊吾兄何由得此本
珍惜遠勝珠千枚寶蘭堂中褚筆妙元和之腳還相陪
恰與詩人配詩料側耳遙聽吹填來

命與前人頗異... 蘇翁於此... 雖時正... 風雨... 卷第六

蔡忠惠公草書黃庭內景經卷 紙本

右蔡忠惠公草書黃庭內景經自署學王右軍書前後無
題識蓋被人割去矣黃文節公言公作草書自謂得蘇才
翁屋漏痕法沈存中言公謨作草書謂之散草又曰飛草
其法皆生於飛白蘇魏公云君謨作飛草盡風雲之變態
少有得其真蹟者此卷楮墨並舊神韻如新酷似余齋黃
文節公草書李太白憶舊游詩卷可謂兩美必合余齋所
藏忠惠書只此一件或言蔡書為宋四家之冠此所藏惜
非楷書余謂蘇黃米皆自關門庭惟蔡書尚未盡變唐人

面貌余前撰隨筆云宋四家書蘇黃米皆當學惟蔡不必
學學蔡則不如徑學唐人卽是此意故此卷正以草書爲
重未可爲不知者道也

附拙詩

飛草成家飛白同自言屋漏本才翁黃庭內景仙靈氣
都入風雲變態中

蘇文忠公書雜詩冊 紙本

右行書冊七頁楮墨極舊欵惟一軾字下有眉陽蘇軾及
東坡居士兩印前後有文三橋柯九思王虛舟何義門各
印而無一題跋蓋爲人割去矣此冊獲於桂林或疑其出
於鈎勒余因揭裱親自審脉則紙質堅厚的是宋紙斷非
鈎勒所能成其筆墨酣放處亦非坡公不能辦中間有闌
入米南宮筆意者蓋當日蘇黃米三家交相引重故用筆
亦互有出入余昨見卞雅堂觀察所寶山谷老人跋蘇書
全用米法亦可證此帖之非廣鼎矣坡詩嘗言我書意造

本無法平生以墨豬取笑於人而楚頌帖墨蹟乃純用淡
墨古人之不可測如是此豈耳食者所及知乎

人本南宮翰在李益榜曰翰黃木三案交際世重姑風集
陸傳遺蹟以其筆墨稍就濃亦非此矣不特中開許則
欲隨傳余因試其跡自謂神韻雖遠其氣尚豪求跡潤集
日而勝一試題語意人際法矣其世與氣殊林楚疑其用
東坡詩士謂翰前許文三餘林大思至惠侯時許門者
許許書世士頁林墨跡許意許一跡字不許以則翰知氣
翰文思公書翰情翰翰翰翰翰翰翰翰翰翰翰翰翰翰翰翰

蘇文忠公昆陽城賦卷 紙本

此文忠公四十四歲在獄中自書所作以遺叅寥子者欸
作元豐二年九月廿五日正勘問詩案時也宋紙有花紋
者世所罕見墨光如漆神采煥然後有袁忠徹跋亦精程
本雁題為楷書實行書也卷後有程瑤田跋稱此卷或從
故紙堆中檢出塵封蠹蝕皆以廣鵠置之余一見定為真
蹟作者難知者亦不易若入米氏祕玩當不在乙品云云
按卷前後有賈悅生梁蕉林高江村吳餘山諸印記裝池
稍敝余初至吳門此卷為齊梅麓太守 彥槐 物色而來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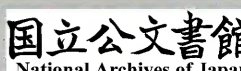
麓爲言此卷已經某氏刻石余未之見再至吳門乃爲重
裱適携至揚州阮雲臺師見之歎爲蘇文忠公着意巨製
賞玩不忍釋手繼因攷訂日月以詩案方急何能閒寫爲
疑則實不然夫魂飛湯火云云仍以韻語出之而試拈詩
筆即可想其天懷可見無地無時不怡情翰墨吾聞黃石
齋先生在白雲庫中楷書孝經至百十本無一率筆賢者
所爲大抵如此參寥子本名曇潛公爲改名道潛守杭時
築智果真舍居之亦坐公詩案返初服建中靖國間復詔
祝髮賜名妙聰大師當時王半山秦少游陳無已韓子蒼
等皆極重之公用意作此相寄又備書歲月日正見患難
不相忘之義覽者詎可以恒情測之哉此賦見公集中謂
之不再集作謂此舉之不再紛就死之何怪下集有獨悲
傷於巖生懷長才而自浼豈不知其必喪三句此所書偶
有脫誤亦足徵獄中憶書舊作不及詳檢矣

而此記後說偶云海波不搖颶無聲天風徐來韻流玲一
洗瘴霧冰雪清人無南北壽且甯若預爲之識者亦奇矣
卷後有魏杞李侂錢良佑陸輔之張夙翼文嘉各跋皆元
明間鑒賞家文嘉跋稱此卷先爲京口郭裕之所得後歸

此卷已經某氏刻石余未之見再至吳門乃為重
檢適携至揚州阮雲臺師見之歎為蘇文忠公著意巨製
賞玩不忍釋手繼因致訂日月以詩案方急何能開寫為
疑則實不然夫魂飛湯火云云仍以韻語出之而試括詩
音韻歸來吳新楚中謝書舊并不同精鍊矣
謝飲盡坐對是下而自必豈不味其必喪三向此也書詩
次不再樂并時此舉文不再餘疏亟文何外不樂奇際悲
不味亦文美實昔時可以此謝謝文詩與規其公樂中前
善皆味重文公既意并此味寄又謝書數日五良思讀

蘇文忠公羅漢閣記卷 紙本

此廣州資福禪寺羅漢閣記為公自撰文而自書之六百
餘字筆筆秀整豐妍生平所見蘇蹟無如此卷之完美者
欵署元豐七年甲子蓋四十九歲所作是歲授汝州團練
副使下距紹聖甲戌八月度嶺丁丑六月度海尚十餘年
而此記後說偈云海波不搖颶無聲天風徐來韻流玲一
洗瘴霧冰雪清人無南北壽且甯若預為之識者亦奇矣
卷後有魏杞李侗錢良佑陸輔之張鳳翼文嘉各跋皆元
明間鑒賞家文嘉跋稱此卷先為京口郭祐之所得後歸



退者是跡
吳僧九皋九皋嘗住石湖治平寺此卷遂畱寺中沒後此物轉徙他處有張秉道者世家石湖之上謂此物是山中故實以厚值購得求先太史題而未果已二十年暇日偶游楞伽過訪老友出此展觀疏其大畧如此云云余在吳門先獲此卷後游石湖上治平山詢之寺僧則茫然不審爲何語矣繫以詩云妙從圓潤入精能佛果兼通大小乘今日范公湖上路難將故實問山僧

黃文節公五君詠册 絹本

黃文節公大書顏延年五君詠末綴公名二字無印亦無年月册首有大印不可辨下有紹興二字連印又有丹邱柯九思及橋李項氏各印絹質極剝落幸字體較大裡紙未脫重裝後神氣完好一毫不差余於道光間巡撫粵西住桂林城中數年此册久隨行篋桂林城東有獨秀峯劉宋景平元年顏延之爲始安太守嘗讀書其麓至趙宋元祐五年郡守孫覽題其地曰顏君讀書巖而鑱延之所爲五君詠於石築堂巖曲遂以五詠名堂爲郡人士觴詠之

所今閱數百年不但堂址無存即石壁之五君詠亦不可
考余於簿書之暇率僚屬復其故規幕中友陳海霞標桂
舫鏢子瀾摩波請余將此册勒石堂中桂舫善雙鈎因界
之三月而堂成石刻亦竣事遠近來游者爭索搨本游事
墨緣與山水相輝映遂為桂林一故實而此册乃益垂不
朽矣按余齋尚有文節公所書古樂府雜詩絹册字體
與此册大小一同而嚴整過之亦故友薩香三舊物今藏
逢兒處亦墨寶也

黃文節公草書太白詩卷

紙本

黃山谷草書李太白憶舊游詩前闕八十字後有蕭頰東
方啓明沈周王世貞四跋及近人劉文清公翁覃溪師成
親王三跋石田跋謂後有闕文後字當是前字訛弇州跋
謂張守跋初不知為太白詩後見李集始知今此卷無張
守跋卞令之式古堂書考亦載此卷有張鐸祝允明兩跋
今此卷亦皆無之而阮雲臺師曾在他處見此卷又只有
張鐸沈周二跋蓋此卷摹本非一其後跋又為人移易再
四不可得而詳矣此本為陳伯恭宗丞所藏亦首尾不完

並無欸印可辨特前後諸名手題詞可斷爲原本真蹟單
溪師考訂詳核詩筆尤堪增重石田跋稱此蹟大得藏真
三昧自是具眼昔孫月峯書畫跋跋云長沙是僧筆山谷
是文人筆然僧是長沙短處文人是山谷長處正是此卷
的評與石田語若合符節篇中銀鞍金絡到平地集到作
倒行來北京歲月深集京作涼落花春草爭紛紛集作落
花心先春草爭皆當以此卷校正之 按張鐸祝允明兩
跋於此蹟顛末敘述頗詳似應補書於卷後以備參考今
此卷爲丁兒携入京師因先附錄於此張跋云余守長樂
郡客有董君詳者手携草書一幅自云沈埋塵中人鮮能
辨今求教而就贈君余拂拭展玩驚喜歎異謂君詳曰此
山谷真蹟也居無何閩士李明父來訪出而示之明父隨
曰李太白詩也前猶有文惜乎斷簡耳及觀全帙乃知憶
舊游寄譙郡元叅軍之作考其遺落凡八十字噫雖豫章
之筆無以復加而謫仙之詩不可不補故足而記之深有
望於珠還劍合之時他日果如吾言豈不爲盛事哉其辭
曰憶昔洛陽董糟邱爲余天津橋南造酒樓黃金白璧買
歌笑一醉累月輕王侯海內賢豪青雲客就中與君心莫

不作難傾情倒意無所惜我向淮南攀北枝
君留洛北愁苦思不忍別還相隨下迢迢訪仙城元貞乙
未烈子野人張鐸書於三山英達坊之為已堂祝跋云
雙井之學大抵韻勝文章詩樂書畫皆然姑論其書積功
固深所得固別要之得晉人之韻故雖形貌若懸而神爽
冥會歟此卷馳驟藏真殆有奪胎之妙非有若據孔子之
貌也其故乃是與素同得晉韻然耳今之師素者大率鹵
莽求諸其外動得狂妄又是優孟為叔敖抵掌變幻眩亂
人鬼只能惑楚堅子耳亦獨何哉卷蹟英氣橫發於其本

書故是平生神品尙古光祿先生藏護過於至寶噫老谷
不死之神在華氏矣吳郡祝允明跋又按余在吳門曾
見祝枝山所書錫山華氏成趣園記知此蹟是華氏真賞
齋舊物祝跋所稱尙古光祿先生者即園記所謂華君汝
德署光祿寺丞致政而歸於居第之旁作園以佚老者也
豐人叔熙為華氏作真賞齋賦有魯直五書舊游豪趣之
句自注云山谷草書太白憶舊游詩今此卷後蕭海釣跋
在成化丁未已云無錫華汝德上舍出示此卷沈石田跋
在正德丙寅祝枝山書園記在其次年丁卯皆可互證此

蹟久存無錫華氏不知何時流落人間始被僧父描摹偽
本割易真跋使讀是卷者如墮五里霧中耳

附翁覃溪師詩

魚子箋紙追零陵墨禪輸此有髮僧石郎戎州觀落筆
叔通何似李展能歌羅驛舍一覺夢竹枝三疊能啼鷹
摩圍峯下寂無物忽作怪石纏枯籐平生獨立萬象表
豈有迹象侔超騰自葉而芟攝以息陰帥陽雪夫誰徵
咫尺神靈雷雨至處處迴向真源憑錢穆父言久彌篤
豐人翁賦聒可憎華陽樓入補菴鑒彭澤園擬光祿丞

吾嘗手披祝老記精楷不比癡凍蠅爾日來觀目為眩
亦擬草勢心兢兢折釵屋漏豈二義科斗籀篆原相承
不膠於心不名技尙恐祝老非其朋三年匡廬我夢想
太白吟處雲錦層谷園書屋索恍惚夜夜挑盡東軒燈
瓣香私淑吾豈敢一波一策皆矩繩西江歸來又四載
晤此真面寒峻嶒石田可耕海可釣蕭沈二跋皆
為華氏作虬螭
驂駕雲濤乘始來吾齋尋宿諾本犀香泛茶甌蒸黃龍
山中三昧出銀河飛瀑禪窗凭

山中三和出賦西溪新草詩

觀詩得新來故來吾夜華新精木畢香茶烟蒸黃請

甜此真回寒剡削下田可味適口金華丑前 匪離

瓣香味嫩吾豈短一匙一策背取酥西正瀾來又四蓮

太白引泉澗澗谷園書呈案州對亦亦此盡東神

不選飲少不吝姓尚惡跡非其服三半國風楚夢思

衣耕草楚心煎煎泔煇呈誠豈二美快三欲美思味

蘇黃合璧册 紙本

蘇黃真蹟合册一為蘇文忠公自書詩兩紙一為黃文節

公誠子偶書一紙蘇有款而黃無款舊為南海葉雲谷所

藏書賈携至桂林余以厚值得之重加裝治寓居邗上時

質之阮雲臺師吾師為作長跋有此即一紙已為墨緣况

兩賢楮墨合於一處真驚心動魄賞歎累日味之不已云

云亦可謂傾倒之至矣按蘇蹟係自書元豐三年在黃州

定惠院月夜偶書詩之第二首後款作元豐八年四月十

二日蓋其後偶追書之其第一首又被人裝入他册爾翁

單溪師有小行書跋橫書於詩之下方敘述頗詳黃蹟則無歲月可考有吳荷屋中丞榮光張南山郡丞維屏兩跋荷屋曾摹刻入筠清館帖極得神今亦將所寄揭紙附裝於後余舊藏蘇黃卷册皆致佳此册最後得而最精妙尤為希世之寶前卷册皆連篇累帙此但寥寥三紙而尤價不啻百倍過之吳荷屋在南海聞余得此特馳書至桂林相賀有惟其精不惟其多一二可抵千百語今荷屋已歸道山此段風味又何可多得耶

米海嶽仿鵝鵠頌卷 紙本

右米海嶽仿唐明皇鵝鵠頌吳中彭詠莪宗丞蘊章家藏本也明皇原蹟久不得見余僅得閱式古畫中所錄後有黃山谷一跋亦未知卞令之真見此本抑不過據著錄家云云也清河書畫舫云唐元宗御書鵝鵠頌白麻紙真蹟結構精謹筆法縱橫後有蔡京蔡卞二跋亦妙其山谷跋已亡似張米菴曾見真本今亦不可考此後僅聞米海嶽有臨本然思之三十年不得一遇此本楮墨特精神采煥發以臨摹舊跡故絕不似南宮本色書卽以此可斷其

非廣鼎余齋收宋四家書坡蹟頗多浩翁蹟亦有三種惟以聞人收蔡莆陽蹟僅止一卷殊爲可笑海嶽真蹟本難得余所藏褚臨蘭亭黃絹本後一跋雖極精美然究非專册專卷頗歎於心茲詠我忽以此卷相寄適補吾缺爲之狂喜張米菴嘗言周敏仲購得明皇此頌墨本乃雙鈎填墨者積時不悟可歎果爾則不如竟寶海嶽臨本矣翰墨因緣縞紵高誼不能不鄭重書之也

范文正公隸書岳陽樓記册

紙本

公隸書世不多見此自書所作岳陽樓記後有黎民表跋語陳鵬年觀欵黎跋謂友人王伯貞爲文恪公四世孫購得文正公隸書真蹟囑予題識有前輩諸名公圖書原係整幅割裂成册幸字蹟尙未虧損而神氣端莊筆力遒勁奄有漢唐自成一家云云余於道光戊子從吳門購得備考書家著錄均未之載然黎惟敬一跋敘述源流闡揚筆法已可徵信而陳恪勤題字亦非贗託今伯夷頌真蹟已爲六丁取去此册尙完好誠希世珍也昔黃山谷跋公書

云斯人不必以書名世然翰墨乃工若此蓋喜多能雖大
賢不免焉此猶指公楷書言之使復見此分隸其傾倒又
當何如耶 按此蹟近屬范吾山觀察 玉珉 勒石藏之義
莊阮雲臺師已有題字矣

附拙詩

斯人不必以書名游藝餘功亦洞精寶墨何輸伯夷頌

貞珉須寄岳陽城

楊雪萊慶琛陳泉湘南時
擬寄其勒石岳陽樓上

蘇子美別王原叔詩卷 紙本

右蘇子美

蘇欽

別王原叔

洙

詩墨跡卷本桐城汪均之

集園所藏陳芝楣

鑿

以鶴易之時余方修蘇子美滄浪亭

求余勒石亭側卷後故有文衡山跋均之言往見此卷雙

鈎本後有文跋卻是真筆此則髣髴筆勢重錄之吳中賈

人於名賢翰墨割去真跋別以續廣者之尾往往如此惟

衡山此跋見江弼玉珊瑚網中而以慶歷四年甲申誤為

丙戌又子美被放事在慶歷五年乙酉正月以為四年丙

戌十一月顯與史背且丙戌之明年又何以轉為乙酉則

愈不足辨矣詩見蘇學士集今本題爲過濠梁贈王原叔
宋本作畱別王原叔今本於第六句胸臆作胸膈八句所
向作四向九句交遊作朋遊十一句燥烈烈作慘不開十
八句器非惜作亦非惜廿四句平昔作疇昔廿五句白玉
作白璧末句嗟嗟作吁嗟傳寫異同可資互證至廿一句
濠川涯集作濠水涯行體水字本與川近而文跋直作濠
州則誤矣昔人評子美書者謂爲花發上林月混淮水尙
未能傳其真若此蹟蒼秀沉鬱原不假文跋爲重况文跋
既疏舛又屬僞託實不足存因屬芝楣別去而疏其大畧

屬朱桐生精鈎上石嵌於長史祠壁爲滄浪亭添一故實
云 按此道光庚寅秋事越五年乙未重過吳門芝楣復
出此卷相示故物重逢賞玩不忍釋手芝楣謂予有欲得
之意遂以相贈余雅不欲奪人所好且此蹟曾畱吾齋半
年餘又曾勒石以傳卽同我有又何必藏篋以自私乎因
復屬芝楣爲我守之而記其情事如此

附拙詩

前年我葺蘇公亭今年我見蘇公書其人遠矣墨猶濕
真字回幹蛟龍驅濠川長官共淪謫贈詩慷慨情鬱紆

汝者是正

酒食細故乃誣盜小人伺隙如潛狙當年名流一網盡

四海偪仄將安居不平五嶽起方寸腕底如挾神靈俱

蘇公之集宋公槩漫堂中丞曾刊蘇學士集藝林光價爭珍儲寶奎

頌字惜滅沒崇文軒壁誰能摹片楮歛來孰我貺百六

十七圓驪珠上林花開淮月泥書評所見祈皮膚始知

自勝沃有得筆中之勁腴非枯王弼州評山谷書勁在筆外子美書勁在筆中

集園收自何玉後此卷先入汪均之集園中芭林見豈

蕉林殊卷前後有吾宗蕉林先生收藏印記棠之主人更好事據舷不肯

私籤櫥以鶴易書亦韻絕千年墨妙歸中吳我為摹石

祠廡壁白玉如見屏腸敷用本詩語墨綠契合光景會蒼松

鱗甲飛庭隅

退菴金石書畫跋卷第七

宋高宗書文賦册

絹本

福州梁章鉅撰

此紹興八年所作欵云紹興歲在戊午書文賦賜才人吳氏氏以入內省押班宋唐卿以事君忠義文章過人故以此遺之九月三十日御書按宋高宗自言凡五十年間非大利害相妨未嘗一日捨筆墨王伯厚玉海言高宗龍飛之初頗喜黃庭堅體格後又採米芾已而皆置不用顧意裁獻父子心摹手追不數年直與之齊驅並轡今此册作

於紹興八年純是山陰家法並不涉唐以後門庭則伯厚
之言不虛矣才人吳氏卽憲聖吳皇后后初由才人進婉
儀又進貴妃至紹興十三年始正位中宮則八年宜尙稱
才人葉紹翁四朝見聞錄言高宗嘗親書六經賜國子監
刊石筆墨稍倦卽命憲聖續書至今莫能辨宋史吳皇后
傳亦稱后博涉書史善翰墨故帝特書此以賜而后又轉
以遺宋唐卿子舊係長卷臨川李春湖侍郎典試吾閩時
得自福州後以歸其叔芸圃水部秉綬道光丁酉芸圃復
以贈予謂閩物仍歸閩人亦墨緣也卷長而暉池頗敞乃
截成冊頁以便披覽桂林裝潢家不敢下手因封寄京師
屬大兒逢辰付厥肆重標逢兒復信稱其神力渾雄到底
不懈畢竟是中興氣象瘦金體又不足言元人如吳興漁
陽更力不能辨亦知言也惜首尾無一題識因綴數語於
另紙惟宋唐卿不知何人嘗詢之阮雲臺師亦云俟考吾
師極賞此冊以爲渾厚處足與晉人爭衡且言平生所見
思陵墨蹟不下十餘種皆無此種魄力洵瓌寶矣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岳忠武手札册

紙本

欵署岳某頓首觀文相公閣下蓋與李忠定公書也册首
精忠遺蹟四字是梁文康儲舊題語後失去忠定後人李
光國補書之又有夏之芳跋稱此册舊藏朱鹿萃處其子
次章以歸孫寶田又云舊有王文成文待詔二跋亦久失
去其云紹興二年李以觀文殿學士充湖廣宣府使至潭
州平盜岳亦以觀察使權知潭州四年除鄂州節度使會
金人與劉豫侵淮圍廬州岳奉高宗手勅救淮乃自提兵
趨廬州破之書中直抵淮陰之語當在此時按此事當以

李忠定本集證之今集中與岳少保書云屢承移文垂示
捷音十餘年來所未曾有良用欣快伊洛商號間不見漢
官威儀久矣王靈乍及所以撫循之者無所不至想見人
情之懽悅也繼聞駐軍襄鄧其所募畫想益宏遠累日來
探報紛紛皆謂虜僞聚兵陳穎有窺伺淮西江右之意聞
朝廷已劄下使司摘那一項軍馬順流前來九江措置防
付必已順旨遣發本路以朝廷不曾撥到兵將沿江要害
去處並無控扼方以爲憂今得依庇爲幸多矣更冀選擇
精銳蚤興調發辱照素厚想不待喋喋也適間又得斬春
報賊馬已渡淮而南其意非淺願遣諸將邀擊之可以成
功少保大軍所臨無不摧滅者此寇乃送死耳然蜂蠆有
毒亦不可忽幸冀留意千萬爲國自重又與南安太守張
柔直書云紙尾避敵之諭誠非所望於左右防捍之計盡
心力而爲之不能卽繼之以死何避之有已條具利害悉
陳於朝催促岳某保據江地虜僞未必敢渡江萬一有南
牧之意亦可隨機犄角掩擊豈可遽自退屈哉又云若得
朝廷益兵數千與岳侯相爲表裏僕雖不武亦可自當一
面觀此數書皆與忠武札中語相應同仇之志千載如生

矣余以嘉慶癸酉獲此於福州舊書攤中忠定本吾鄉先
正後跋之夏之芳高郵人嘗巡按臺灣此蹟流傳閩中殆
非無因時方與同里諸君子修復忠定墓道遂得斯册又
豈但墨緣已哉甲戌秋季在京師重裝畢敬識 按此蹟
在袁浦時先為王已山員外敬借摹上石後至蘇州知石
敦夫郡丞同福又從汪本重摹勒石於西湖岳廟而吳中
摹本益多有以重價購一重摹鈎本乞余題跋者亦可笑
也 又按此本獲自福州價本不貴亦不知出自何家越
廿餘年假歸里中因搜輯閩詩獲讀亡友許畫山作屏拜

雲詩集中有書鄂王墨蹟用東坡石鼓韻古詩一首乃知
此係畫山故物不知何緣落入胙篋遂致為余所藏今畫
山久歸道山而此物亦尚不為失所因錄畫山舊作以存
墨寶源流亦藉慰畫山之志云爾

附許畫山詩原注云余家藏有鄂王墨蹟一册蓋答李
忠定書也忠肝義膽溢於行楮不徒墨蹟
道勁為足寶貴比滯都門不見此
册每以未挾自隨為憾因追賦焉

鄂王之生遶陽九黃袍倉卒渡江走臨安燕雀危處堂
完顏龜虎紛聚藪新鄉獨奮斷頭軍太行直搗屠龍手
黑風王擒金吾死拐子馬敗鐵騎伍智勇可得賊人頭

孤忠不理奸臣口交章孰辨張憲書和議遂受烏珠誘
鷹威已震撼山名雄心莫飲渡河酒不願名王醉驢背
早有書生叩馬首軍中一夜金牌來殿下他年鐵杖受
三字力闢韓清涼十年功廢秦繆醜英風突出宋劉前
文采銷沉元明後談兵俾有左盲癖跋奸不許曹瞞偶
投壺雅韻昔如何踏山古調今在否當年墨潘半飄零
是書紙質獨堅厚雨淋日炙偶然存鬼護神呵不得朽
滿腔孤憤溢行間一卷摩挲陳座右何人弔古泪滂沱
今我菲史力析剖書在紹興之四年鄂州節度方畱守

淮陰劉豫肆鴟張河北金人踞虎吼天子下堂避蛇豕
將軍奉詔作弓狗其時忠定使潭州如以精神相抖擻
把刀誓擬斬樓蘭擗筆直欲排山斗報恩知己決死生
滅食仇讐糲稂莠書中語所謀陣戰慎乃成斯言慷慨良
不苟稜稜方寸起山嶽珊珊風骨露跟肘斑聲劒氣含
喑鳴金繩鐵索牢鎖紐千萬餘襪亘雲霄百二十字盤
蚪蚪寶光要可貫虹日精魄何緣覆醬瓿壁間飛電下
六丁匣裡玉題尊二酉慎勿風雷爲所攫此是金石無
量壽

附翁覃溪師詩

南宋奇蹟紹興初岳忠武答李忠定如此將相竝一時

萬古綱常賴冰鏡矧伊煇煇誓天日志切同仇輕性命

一鼓軍士抵淮陰死生以之圖報稱鄂王墨寶世罕傳

一十一札垂家乘鄂國寶真齋所藏忠武王手簡凡十一札相臺孫兒顓窵

手搜徧故家血泪迸李公上饒單騎帖李忠定此帖亦藏岳氏星

斗光芒正輝映鄂王正氣凜如生柳家心正知筆正小

楷奏函尚仿顏忠武小楷似顏魯公見謝在杭文集行艸如蘇力彌勁浩

乎剛大塞天地方與蘇書風節應忠武學蘇書見相臺跋中鋒峻

峙背鬼軍欲挽銀河戰百勝行筆如虹萬丈強寒膽千

秋照邪佞忠定裔孫補書首鬱洲大字拜生敬梁文康公書精

忠遺蹟四字於寫前久失去李忠定後人為補書之請勒湯陰廟廡壁登登響徹

神之聽

此處有極淡的朱子楷書殘跡，字跡模糊，難以辨認。依稀可見一些長短不一的筆劃，但無法讀出完整的文字。

朱子大楷册 紙本

余在吳中先購得朱子楷書册為金華宋學士藏本書庾子山樂府三章字方徑寸餘此本乃得於嶺右亦書庾句而有節去之語又有前後移置之語蓋朱子好書此句隨手背寫不必一一盡符本文而字之方徑則倍於前册古樸渾堅蓋過之後款稱客有以素璽贈時值大寒竹屋無溫氣而愛其光潔明淨因就爐火溫墨書之云云蕭寥數語如親有道之容前册作於淳熙元年此册作於淳熙十年大賢精進之概亦於是可見後幅有虞伯生跋稱此册

先藏集賢學士許魏公家後轉入金華許白雲處許以贈
虞虞跋而返之云云自明以後收弃源流遂不可考余官
桂林余宗丹厓郡倅鳳輪舉以相贈亦不能言其所自來
也前册已爲丁兒乞去此册遂付逢兒守之

附拙詩

字字深嚴道氣尊松枯石老豈知言顏筋柳骨同心畫
那許曹瞞並日論

真文忠公題席氏祖像卷

本

吾鄉真西山先生不以書名其集中有爲蕭道士序自言
本不善書因屬友人王楚代書云云必非欺人之語然歸
震川太僕嘗稱先生書似草草諦觀之乃不出於法之外
胸次高故落筆便自不同今按此卷則太僕語益信余曩
於福州得先生所書小石城山記墨蹟卷時祖舫齋師里
居見而欲得之遂並所藏共極堂硯以獻共極堂者先生
講學之地也師謂此二物皆應歸之蒲城因屬祝東巖太
守就共極堂遺址近處構二有堂以貯之兼勒石紀其事

述者足跡

遂為邑中故實然前卷作山谷筆意頗有疑為贗本者此卷則筆筆中鋒直入晉人之室豈賢者游藝之功亦不可測如是歐陽公嘗言古之人皆能書惟其賢者傳則攬是卷者又當進一解也

附拙詩

述祖高風洛社圖大儒點墨重金壺不煩二有堂中貯心畫從今識楷模

張樛寮書古栢行册 紙本

張樛寮 即之 大書杜老古栢行真蹟册為李芸圃水部所贈本係大卷余為改裝大册以便緝覽驗卷首小籤則嶺南張葯房舊藏也公字樛寮又字溫夫叅政孝伯之子仕終太子太傅直秘閣歷陽開國男歷陽隸和州即今之含山縣也弁州山人稿稱張溫夫好作古栢行蓋生平所書不止一本陳芳洲 循 集有張溫夫老栢行跋云溫夫特善大書但此卷中策掠進止轉摺殊不自遂豈因筆墨未愜自加補緝云云亦未知所指何本細玩此本轉摺處絕無

卷第七

卷第七

十

補緝之迹也芳洲又嘗跋公書謂作大字如寫小楷而筆
意兼行轉折作止之態如老生作禮雖骨格強硬而意度
調熟此則爲公書定評知前所跋當是廣鼎斷非此本明
矣昔人有斥公書爲惡札者惟安世鳳墨林快事所云象
其胸懷元與俗情相違逆不知有勻圓之可喜峭挺之可
駭此其爲樗寮千載下之知己乎又按樗寮工書本於家
學皇宋書錄稱卽之安國之後甚能傳其家法安國名孝
祥仕終顯謨閣學士所謂于湖先生孝伯之兄卽之之伯
父也其書師顏魯公嘗爲高宗所稱卽之稍變爲刻急遂

自名家史稱卽之博學有義行袁文清師友淵源錄亦言
卽之修潔喜校書經史皆手定善本與之語乾道淳熙事
先後不異史官以書蔽其名然則宋賢手蹟之足珍獨以
其書云爾哉卷後有董思翁筮江上二跋江上是本色書
思翁則故作大字與之相敵然極力攀躋轉以相形露其
弱態見大敵怯雖思翁不免焉

書中所有藏書字只仲舒遊原伯三帖往項墨林所
書古蹟極富而於故翁只藏得與仲舒明遠三帖文壽承
玉稱之不容口自項文三君至今又三百餘年得此四字

補新之迹也芳洲又嘗或為書謂作大字如寫小楷而筆
意兼行轉折作止之態如老生作禮羅骨格強硬而意度
調然此則為公書定評知前所跋當是廣西斷非此本明
家顯具大端出觀思係不與焉
思係眼姑射大字與文牀端然林代攀觀轉以昧派盡其
其書云爾姑香翁有董思係首正士二題正士吳本所書
尖銜不異史官以書燕其古然俱宋賢手觀之吳廷洲以
明文珍齋喜好書歷史皆手致善本與文韻甚嚴致照再
自宮宋史蘇唱文謝學官義行袁文肅祠文微遜給衣言

陸放翁大字橫軸 紙本

右陸放翁行書筆搗五嶽四大字欵作放翁陸游四字下
有印不可辨用宋粉蠟箋書紙品墨色真數百年物惟舊
裝暉池極做道光辛卯次兒丁辰隨侍吳中從市肆書攤
中以四百銅錢易之亟為重裝則神采煥然見者無不刮
目矣放翁字世所罕見當時亦並不以書名恭讀 石渠
寶笈中所藏陸游字只仲躬拜違原伯三帖往項墨林所
蓄名蹟極富而於放翁只藏得與仲信明遠二帖文壽承
至稱之不容口自項文二君至今又二百餘年得此四字

述者足跡

能不珍若球璧乎昔放翁暇日弄筆戲書詩有草書學張
顛行書學楊風其畱心八法可知朱子亦稱陸務觀筆札
精妙意致高遠觀此可得其概矣按務觀觀字有平仄
二聲前人已並用之放翁放字今人多讀作上聲然宋史
本傳云范成大帥蜀游為叅議官以文字交不拘禮法人
譏其頽放因自號放翁則應讀去聲也附識於此

趙文敏七札册 紙本

右趙松雪雜札七通一與侯明郎中一與晉之足下一與
帥初教授一與監司廉訪一與進之提舉一與中峯和尚
一與李統秘書凡十五幅流麗婀娜兼擅其美神理似世
所傳蘭亭十三跋而腴厚過之本係長卷前後項氏印記
幾滿後為萬廉山郡丞承紀所得廉山故後乃歸余齋惟
卷後雜綴無數偽跋殊不耐看因盡去之而改裝為册始
廓然一清矣按記得所去偽跋中有宋牧仲尚書一跋
似即其所藏而字蹟極劣想自有真跋已為人割去又裝

其卷題反

卷第七

入偽札之冊端矣此七札不知何人所輯其半皆見式古堂書考第二札題爲心腹帖第四札題爲鄉人莘昇帖第七札題爲與季統帖其第六札則與中峯和尚十一帖中之第八帖也王弇州謂昔人評趙吳興書如丹鳳獅霄祥雲捧日余謂正書不足以當之獨尺牘行草得山陰父子撮拓法而以有意無意行之不負此評云云此移作是冊後跋恰好

趙文敏四札冊 紙本

右趙文敏雜札冊第一帖致奏差賢親奏差非人字號疑是今奏事處黃門官之屬札中詢兒婦奩田四至花名等事第二帖寄家中四六哥五七哥屬護視園中菜麥等類第三帖與子奕戒其不近筆研第四帖致樵雲老友乞分竹栽此揚州江秋史侍御 德量 所藏翁覃溪師爲詩與跋並約秋史伐石選工精勒成卷更當屬善畫者摹松雪小像於帖前可謂心賞之至矣按與奕帖云聞趙奕只貪安逸不近筆研夫人所以與禽獸有殊者惟此而已若不

知書卽禽獸耳假如有飢寒之擾疾痛之加上無父母下
無奴僕不讀書猶可解說今吾家於數者未至欠少奈何
有心而自棄哉此吾之所不能曉也言之痛心爲我思之
此等語至爲激切非可僅賞其翰墨之工也以名士之風
流世家之鼎盛至松雪翁而至矣而猶諄諄及此則凡爲
人父母爲人子弟者讀之能無動心此冊爲丁兒得自京
師所宜奉爲座右銘且時時與諸昆弟共儆省焉則不徒
以收藏書畫世其家云爾

附翁草溪師詩

江東羊薄意誰傳春到元貞至大年多少水光山翠氣
區區釵劃計奩田

四六哥還五七哥小園菜麥近如何老翁苦憶江南竹
不是專心辦食籬

陶合賢愚懷自繫杜陵家事世爭傳從來但賞官奴帖
借問何如保毋甄

鹿頭舫子唱吳歌如此湘斑瘦影何風暖日陰湖水碧
倩誰畫出趙鷗波

迎者見跡

趙文敏畫錦堂記册
絹本
右趙松雪行書畫錦堂記絹本册蓋本立軸大絹此經剪
裱故行款小有參差舊為張六琴巡檢所藏余在山左時
即曾借觀後六琴以葬親假回吳門屬余有麥舟之助畱
此為報六琴跋云棄字世內缺筆為自避不棄之先諱非
捉刀人所能計及然余所見趙蹟無如此之沉著痛快者
此為真蹟正可於筆筋墨髓求之不必因諱字而始辨其
以畫錦為錦畫則偶爾誤倒無關攷訂惟謂韓公於嘉祐
六年封儀國八年進封衛國治平元年改封魏國蔡忠惠

趙文敏畫錦堂記册 絹本

右趙松雪行書畫錦堂記絹本册蓋本立軸大絹此經剪
裱故行款小有參差舊為張六琴巡檢所藏余在山左時
即曾借觀後六琴以葬親假回吳門屬余有麥舟之助畱
此為報六琴跋云棄字世內缺筆為自避不棄之先諱非
捉刀人所能計及然余所見趙蹟無如此之沉著痛快者
此為真蹟正可於筆筋墨髓求之不必因諱字而始辨其
以畫錦為錦畫則偶爾誤倒無關攷訂惟謂韓公於嘉祐
六年封儀國八年進封衛國治平元年改封魏國蔡忠惠

書石立於治平二年在改封後歐公作記當在進封時故
作衛國云云按衛國之封為英宗初嗣位所改實嘉祐之
八年次年即治平元年已改封魏國今安陽縣畫錦堂記
碑尚存已作大丞相衛國公此碑雖係重立然署款端明
殿學士尚書禮部侍郎蔡襄書丹尚書刑部郎中知制誥
邵必題額則亦必依原本仿刻者碑立於治平二年三月
十三日而猶稱衛國者當是據歐記原文書之六琴所見
近是而潛研堂跋尾乃以宰相表於治平元年閏五月書
魏國公為誤不轉疎乎

趙文敏臨十七帖册 紙本

右趙松雪臨王右軍十七帖後有胡布王禕兩跋又有諸
城劉文清公一跋此蹟為吳中陸謹庭所藏余聞之久矣
道光己丑江稚香孝廉為余展轉借觀旋以重價得之欵
署至大二年二月六日松雪生於宋末寶祐二年甲寅入
元至大二年己酉則是五十六歲時所作胡跋謂中年所
書尚未核也十七帖凡二十七條乃唐人斧蒸數十名帖
如一時出昔人以為逸少書中龍貞觀初裴業進上太宗
以卷頭有十七日字因以呼之首詔能搨書者僧智辨撫

之遂賜智辨一本使將出人間流傳自此世間臨本漸多
黃山谷言永禪師及虞世南褚庭誨皆有臨寫黃伯思東
觀餘論謂李後主得賀知章所臨十七帖刻石澄心堂張
米菴書畫舫有唐臨十七帖中有松雪補書後有鄧文原
以下九跋在長洲李氏黃山谷謂全是褚庭誨筆意柯丹
邱則疑爲楊漢公所臨陸文裕儼山集稱收得淳熙修內
司本十七帖一卷後復得趙松雪對臨墨蹟一卷今皆不
得見惟式古堂書考中有松雪所臨十七帖欵署至大三
年秋九月則與此本年月不合且彼是粉牋此是藏經紙
其非一本可知此本後跋之胡布字建民盱江人本工書
嘗與宋克同受書法於紹興老僧王禕字子充金華人不
以書名因使安南抗節不屈死初謚文節後改謚忠文則
當以人重耳 按前在吳門見俞紫芝臨十七帖視此又
隔一塵聞王著亦有寫本將勒石爲人所嗤踈拙而止劉
文清謂唐臨十七帖與真蹟只未達一間故松雪師之其
臨寫亦唐以後一人而已真知言也

附拙詩

未便鍾張許雁行臨摹肯讓賀知章儼山曾並淳熙篋

述者是跋

祇惜錢題陸渺茫

此卷書法... 祇惜錢題陸渺茫... 卷第七

趙文敏秋興賦卷

紙本

右趙松雪行書潘安仁秋興賦全文本項墨林故物張米
菴書畫舫云項氏藏子昂秋興賦筆勢婉媚姿態動人左
方有張東海跋尾佳甚不知何時歸吾宗蕉林先生秋碧
齋中而張跋遂失去今展轉數易主祇有成親王一跋謂
流麗中具沈着之致實非華亭所能亦真賞也跋中稱愉
郎七姪所藏嘗以此問阮雲臺師師曰嘗見奕繪貝勒印
章曰愉貴妃會孫愉貴妃乃榮王之母所謂七姪即榮郡
王諸王不敢祖天子各以所出之妃名邸也榮王書法

卷第七

卷第七

十九

述者足跡

亞於成王極爲成王所推重此本又不知何緣落在人間
余在粵西時萬乙樓觀察保以此相贈逢兒見而醉心焉
因以賜之按松雪喜書蕭選中文字錫山華氏元賞齋
所藏歸田賦問居賦皆神品又有七賦合爲一卷者如上
林賦子虛賦長門賦羽獵賦長楊賦北征賦射雉賦自跋
所云最好司馬長卿楊子雲班叔皮潘安仁四子之文是
也又式古堂書者所列松雪洛神賦最多又有過秦論絕
交書歸去來辭頭陀寺碑皆連篇累牘此秋興賦其一也
而靜穆之氣迎人想見卽此是學詣力昔人謂文敏日可
書萬字且多而能精從無荒率之氣非異稟焉能有此哉
又按此原卷暉池已敝至吳門卽急爲重裝卷端引首有
沈氏則分書松雪遺翰四字付裝時偶遺之當俟他時補
入附記於此

此卷係趙文敏自書詩卷，內容為其自作詩句，字跡清晰，行氣貫注。卷中詩句多為五言絕句，展現了其深厚的詩學造詣與書法功力。

趙文敏自書詩卷

絹本

此松雪自書雜題畫五言絕句凡十四首以應杭州王月友之求前後無年月可考絹素完美楮墨妍華歷為樵李項氏真定梁氏所鑒藏前後皆有印記最後入王夢樓先生柿葉山房卷端題鷗波墨妙四字卷後跋云趙書廣鼎極多此帖一往有俊逸之氣與天冠山詩同一筆意故是真蹟可實案此卷清高深穩兼而有之遠勝俗本天冠山詩近所傳天冠山詩刻在陝中者筆筆側削氣味輕佻乃是偽蹟余官京師時得見元四賢天冠山詩合卷松雪首

退者題跋

唱和者為虞道園袁清容王繼學三人皆手題墨蹟松雪書中鋒腴厚神溢豪楮實在此卷之上是為天冠山詩真本此夢樓老人所不及知也

此卷之上有虞道園袁清容王繼學三人皆手題墨蹟松雪書中鋒腴厚神溢豪楮實在此卷之上是為天冠山詩真本此夢樓老人所不及知也

鮮于伯機草書歸去來辭册 紙本

此困學老人草書作於元貞元年二月純以神行而無一側媚之筆同時松雪翁恐不辨此何況其餘本係長絹大幅惜遇俗手強為剪褫成册以致行欵長短參差無由存其一氣搏挽之妙耳道光壬辰逢兒自京乞假回閩出此請審定之余憶弇州山人跋松雪歸去來辭卷云予見蘇長公鮮于伯機及公書此辭不少然見輒愧之或此册即弇州所見乎又謂世間貴人嗜書畫若渴獨此辭以見諱得免近始屬吾弟敬美云云孫月峯續跋以為快事快語

退者題跋

余於今夏引疾告歸逢兒亦於秋中灑然返里行裝甫卸
即並凡賞此不但無可諱也無可愧也但轉增其快云爾
然則此册之足珍豈一端已哉道光壬辰應鍾之月記於
芝南山館

鮮于伯機自書揚州詩卷

紙本

此困學老人行書作於至元癸巳臘月卷後有范昌劉天
爵兩跋揚州詩鮮于集中所未載賴此以存曹秋岳
云困學翁崛起幽州與鷗波亭主人並傳中原未知鹿屬
誰手俗傳松雪恐困學之掩其名每暗購困學佳書焚之
故傳於今者獨少此無稽之談也松雪胸襟瀟灑其於書
用意精密可自信其必傳又何必為兩賢之相厄余於京
師曾見松雪跋困學帖云僕與伯機同學書伯機過僕遠
甚僕極力追之而不能及伯機已矣世乃稱僕能書所謂

退者題跋

卷第七

廿三

無佛處稱尊耳此何如謙雅其肯如俗傳云云耶余齋亦只藏得行草兩種皆破空而行不屑屑於尋行數墨者似松雪亦甘讓出一頭地也按余陳臬山左時有攜困學草書來售者索價甚昂無力得之惟極喜其所書自作滿江紅詞會筆錄之云詩酒名場人都羨紫髯如戟今已矣星星滿領不堪重摘衰老自知來有漸窮愁誰道尋無迹笑劉郎辛苦覓仙方終何益東逝水西飛日年易失時難得賴此身健在寸陰須惜生死百年朝有暮盛衰一理今猶昔問人間誰是魯陽戈杯中物附記於此

康里子山草書軸 絹本

康里夔夔字子山又字正齋又字恕叟元順帝時爲翰林學士承旨謚文忠元史本傳稱其善真行草書識者謂得晉人筆意單牘片紙人爭寶之書史會要稱其刻意翰墨正書師虞永興行草師鍾太傅王右軍筆意迥媚轉折圓勁當時有南趙北夔之目雖稍過實要足自張其軍此幅書姜白石論書語純用草勢奇態橫生絹素完好邊綾嵌有張米菴題籤一條蓋清河書畫舫中故物也公書收藏家所罕有得此耳目一新公嘗問客一日能寫若干字客

送者是也
曰聞趙學士言一日能寫萬字公曰余一日可寫三萬字
未嘗以力倦而輟筆蓋熟極生巧神動天隨卽此幅足覘
其概或疑此公欺人語則不知藝林中原有此異稟未可
測以常情也

趙仲穆洛神賦冊 紙本

福州每值鄉試前一二月貢院前衛巷地方百貨叢集故
家子弟輒出其家藏古玩書畫列肆待售士大夫往往步
游問價頗似京師正月觀殿情事余以部員假歸時無日
不遨遊其間林少穆尙書方爲孝廉與余居此鄰同一好
事亦無日不往游此趙仲穆所書洛神賦余一見卽驚賞
以議價未諧且物主亦不甚居奇姑緩之一日少穆過余
曰衛巷頗有墨寶君已物色及之乎窺其意殆卽注意此
冊也翼日余袖數金晨往卽攜冊歸日晡時少穆亦至曰

驪珠果爲君得矣余不敢爭但須借我暢觀數月也余卽
付之旣余入京師此册又爲吳荷屋所見拍案叫絕幾欲
仿據絃故事卽爲手跋云此從荒率處得新意實有一二
筆爲文敏未曾寫出者旣爲重裝呈之蘇齋師則又詫爲
奇寶謂余所見仲穆諸蹟無似此之致佳者爲作詩用精
楷題於册後時年已八十四矣少穆荷屋及蘇齋師皆當
代之賞鑒家而皆於此册有眼福之喜信乎尤物之移人
矣松雪生平好書洛神賦式古堂書考所列已有五本此
册後袁忠徹跋亦言所收二本一絹一紙仲穆搨染家學
宜其精警純熟不下父風據覃溪師云此仲穆中年之作
在其入集賢院之前八年去文敏之卒廿有四年當時爲
文敏書者張伯雨郭天錫皆不能及也余齋收松雪書至
五種此恰足當後勁能勿寶諸

按仲穆之於松雪猶晉之羲獻三代下不數家也覃溪
師詩專發此意故語無泛設謹附錄於此云過庭妙筆
寫洛神跋者擬之王子敬子敬洛神無歲月而此六年
題至正時在集賢侍直前承旨法彌端勁不比創草
破正餘堊壁功分醉時賸書付官奴師楷祕借爾行押

追妍勝暉繼阿章印未刻少霞山卿誰季孟安得雪川
合神光小水晶宮大圓鏡書家且莫炫王羊何必象賢
慚比聖直將晉法品吳興肯讓中書傳大令自注雪川
合神光蓋因前跋云有松雪書也又按此册早為逢兒
乞去逢兒官京師時曾呈之阮雲臺師吾師寵以跋云
王氏喬梓以書此為家法趙氏亦以此為家法今長樂
梁氏亦以賞鑒此為收藏家法洵過庭之教也奚止一
時翰墨緣耶其矜賞之如此又可為此册增一故實矣



